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誌異二

唐元和中青州屬縣有張及甫陳幼霞同居爲學一夜俱夢至一處見道士數人令及甫等書碑題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太皇真訣字作篆文稍異於常及甫等記得四句云云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途綺錯輪囷後題云五雲書閣吏陳幼霞張及甫至曉二人共言悉

同

太平廣記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尙偶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懸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

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案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僅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賁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

一隻耳固知其不妄矣

集異記

炤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人莫知處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并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紫衣束帶巍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之曰此炤陽洞也及旦全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可測全章召得當并監天師院主內大德道士費省真顧問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聖德碑云張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遊蜀占乾爲分野見陽山氣象

指門弟子曰此山直下有鹹泉焉今驗此洞正當井上

卽是炤陽洞也

錄異記

謝自然於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
祖母周氏母胥氏妹白柔弟子李生聞其訣別之語曰
勤修至道須臾五色雲遮巨一川天樂異香散漫彌久
所著衣冠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牀上結繫如舊刺史
李堅表聞詔褒美之李堅述金泉道場碑立本末爲傳
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
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

者又自然當昇天時有堂內東壁上書記五十二字云
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
德并諸善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
早會清原之鄉卽與相見其書迹存焉

太平
廣記

鶴棲山古碑鶴棲山在都鎮有古碑字雖漫滅尙髣髴
可認其大畧云唐貞元十年歲在甲戌果州女子謝自
然白日昇仙刺史李堅以狀聞又爲之傳於時先有鶴
雙棲宿此山然後飛迎自然駕之而去自是俗呼爲鶴
棲山按自然昇仙在果州金泉李堅上其事唐德宗賜

詔今刻於金泉年月日與前所載不差

輿地碑記

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與狄梁公碑對立其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

作而刊改制焉

嘉話錄

零陵城西有螭室於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

作螭投之江

螭螭文序

柳河東集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

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甯也

龍城錄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耳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書中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卽仲卿作也

龍城錄

龍城錄云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其文集寤檢曹集分爲十卷序而傳之今世傳本並無韓序而作序者亦未

言及夢中事

徐氏筆精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

遊宦紀聞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龍城錄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逾年其弟甯省見荒廟歸然土

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爲大將軍吳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字廓浦爲上帝所命俗傳多誤以余祠爲白虎神廟謬之甚矣他日令弟話於襄中賓幕編述書版寘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木銷訛乃刻石於廟

錄異記

揚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緊而

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卽

止

雲仙雜記
引清異志

虞初志載段成式鬼與溫庭筠書中有男紫悲黃女青
懼綠之語按升庵集男青木名見羅浮山記女青亦木
名見道藏有女青鬼律據此似以樹木憔悴喻人命將
盡之意而男紫不可解豈卽所謂男青乎

義府

酒徒鮑生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
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
焉在得不有攜者乎鮑生曰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

既闕不果悉從惟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韋生鮑生之右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山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厯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脰鳬膺眼大足輕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於軒檻前數匹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甚切密遣四絃更衣盛粧頃之乃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韋乃召御者以紫叱撥

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索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
導從甚盛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章以寺當星使交
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
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以妾
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
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
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絕後矣對月殊不見賞
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髯云數年
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

遠看試秀才余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
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
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
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忽起之聲
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今珠露旣清桂月如畫吟詠時
發杯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
否曰何以爲題長髯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
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啟書囊抽
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髯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

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
暖深閨永厭桃花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
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好諒何
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
頓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俱非
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駿意已忘於鬢髮
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
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者買
笑之恩旣盡有類卜之據鞍之力尙存猶希進也文通

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
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甚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
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
以小巧爲意也言訖二公行十餘步間忽不知其所在

纂異

記

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
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
嬰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
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李賀小傳

李義山文

集

隴西李賀卒於太常官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於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旣而告去

宣室志

唐大中五年敬方患風疾至湯池浸浴六年十一月又入浴因感白龍見風疾遂瘥乃造白龍堂并勒銘於石

李敬方湯
泉銘序

乾道六年木蘊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其廬生
事垂罄作忍貧詩曰誦經作飢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
可作我合耕甫里踰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
我乎我則天隨子也以君好讀予文又大書予杞菊賦
於壁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願就見爲君
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潦則浸沒不得穫
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禍而窮悴踵之是
水爲我災而火爲子厄也然予田尙在獨爲蠅蚋所集

不可耕無有能爲予驅除者不免恩子耳旣寤殊不曉
其言晨起偶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啟置
案上視之乃甫里先生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有
云先生有田十萬步吳田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蹄耕夫
百餘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已田
他田也先生由是飢困倉無斗升畜積正與夢中語合
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夷堅

志

高駢築羅城多發掘古塚取甌螭城有滄州守禦指揮

使姜知古者當掘一塚夜有鬼嘯於塚上因獻一書辭
旨哀切其書曰冥司趙畚謹以幽昧致書於守禦指揮
端公閣下竊以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被髮叫
天是以有怨必讎無道則見此則流於往史載在前文
如畚也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饗禱不勝人無廟
貌於世間遂煙沉於泉壤自蒙天遣使掌冥司雖叨正
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服眾唯知以禮依人
頃至本朝叨爲上相不無濫德敢有害盈今者伏審渤
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況畚謫居幽府天賜佳城平生

無戰伐之讐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志託
觚染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於萬雉
免此一坏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謹吟五言四
句詩一章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詩曰我昔勝
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成都文類

鴻臚

謹案此條亦見鑒誠錄敘述尤詳

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
意是廚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爲冥官
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

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北夢瑣言

廬山書生張璟乾甯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

至衡州犬吠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爲廟神所責生以

素業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

一作巫

立仁者罪

合族誅廟神爲其分理

一作疏

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爲

草之旣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

北夢瑣言

建康城北有雞籠山焉傍帶潮溝却臨後湖宋元嘉中

改爲龍山湖曰元武紀瑞也雷次宗之儒學蕭子良之

西邸遺蹤可識爽氣長留東麓有泉至清而甘水旱不

增減道人令隱乃構精廬於其陽酷愛此泉以爲靈液
因思前作皆有銘贊而此獨闕常欲補之無何夕次松
下恍惚若夢見一人元巾素衣謂隱曰此泉已有銘矣
因徵其文卽高吟四句吟罷不復見觀其詞意無以加
也予聞而異之因篆於石其詞曰

原發石中派分塵外
如醴之味與時而在

騎省集

王蜀先主時修斜谷閣道鳳州衙將白忘其名掌其事
焉至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命僕夫鉤
至岸濱忽化爲大蛇沒於潭中白公以爲不祥因而致

疾愚爲誦岑參招北客賦云瞿塘之東下有千歲老蛟
化爲婦人炫服靚粧游於水濱白公聞之方悟蛟也厥
疾尋瘳又內官宋愈昭自言於柳州江岸爲二三女人
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賦所言斯足爲證

北夢
瑣言

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有一官人延入一第
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因展讀謂曰斯乃吾
所述賦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
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
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

燔之蓋可信也

文昌雜錄

先主第四女封永康公主年二十四無疾坐亡凡五少

光如白練長丈餘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勳刻碑宮中紀

其事

玉壺清話

吳仁璧大順中及第喜屬文精星學及黃白術錢武肅王待以客禮訪以天文固辭非所知及秦國夫人薨武肅具禮幣請爲志又不從遂爲錢氏所害其女亦善星學仁璧被繫女仰瞻而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

吳越備史

漢高祖卽位詔贈尙書令追封齊王仍令立碑未幾其
碑石無故自折可知其陰責也

舊五代史
楊光遠傳

鴻臚

謹案歐陽史作碑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一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二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樞纂

俳諧

明皇雜錄蘇頌幼時京兆尹訪其父瓌旣去瓌命頌詠
尹字卽應聲云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
人其敏捷如此

譚精雋

宋之問明河篇爲武嬰作其秋蓮賦應亦想禁近耳所
謂見其少見其長見其老語意自見

露書

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溫泉賦詞調

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略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
十月後兮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
乾開露神仙之輻輳鑾輿劃出驅甲仗以駢闐青一隊
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挈背朱一團兮繡一團玉瓊珂
兮金縷鞍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搖得女媧瓢遮莫你
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蹭蹬
失路猖狂骨懂雖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
舊淒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
之將加賞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

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
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春官衛上左焉

開天傳
信記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獻俳文於
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
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
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宅甯王薛王明皇兄
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
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

嬾真
子

漫錄事始門載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一劉朝霞獻溫

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
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
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
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爲三郎
五通鑑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而不知尙
有一處開元中有獻俳文於明皇曰說甚三皇五帝不
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

蘆浦筆記

鴻臚

謹案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卽劉朝霞

所上俳文漫錄所載盡之矣此云尙有一處者誤

古有五角六張之忌謂每月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
此日作事卽不成耳元宗游華清宮劉朝霞獻幸溫泉
賦中有述德云直攬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瓢遮莫爾古
時千帝豈知我今日三郎自敘云今日是千載一遇叩
頭莫五角六張卽其事也今俗無此忌遂不知五角六
張爲何語

露書

有文集二十卷其贈柳宜城辭句率多戲劇文體皆此

類也

唐書顧況傳

宋袁淑俳諧文廬山公九錫云云韓文公效此體作毛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二

三

穎傳而洪慶善乃云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洪以爲子
虛烏有之比其流所始矣但袁韓出於莊周寓言則是
不知韓之具以文爲戲者而淑之文則六朝體耳韓祖
太史公故高近世劉會夢稱江丞相爲廬山公無乃不
雅豈不念及此耶

隱居
通議

李鎮惡卽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郫縣令與友人書云
州帶子號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並是婦兒官職

大唐

傳
載

廬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不送肇有啟謝

曰巨鼈肩屬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慙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鼈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燕言

鴻輝

謹案夢溪筆談載鄭毅夫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啟云騏驎已老甘驚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因頑石之在上蓋引此也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

段成式送窮文

李詳字審已有才華膽氣放蕩不羈解褐鹽亭尉詳在
鹽亭因考爲錄事參軍所擠詳謂刺史曰錄事恃紕曹
之權當要害之地爲其妄褻貶耳若使詳秉筆亦有其
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考狀遂授筆詳卽書錄事考曰
怯斷大案好鉤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兩競鬪
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談笑之最焉

天中記

記

劉司徒元佐滑州匡城人是時鄉里嫺舊以爲近多投
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賤卒盡署

爲將判官久之有獻啟訴於公者其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作赤烘羊羔兒作聲盡是沒益公覽之而笑改署

他職

因話錄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於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辭有可嗤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咨諧戲卽命二僕舁苦海於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爲吳語謂光

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光業爲取其人再曰便干託煎一碗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啟頗敘一宵之素畧曰旣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俗眼今日之俄爲後進

窮相骨頭

撫言

廣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爲太清宮使因命葺修頽廢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滌去泥壤則簪裾端簡如龍之像工人不知其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之則林甫

官銜銘於其背丞相公忠褊直者大以爲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險巧罪迹不宜獲保首領請輦送京兆府擊碎之遂有好事者傳丞相奏章云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寵異之命冠於人臣梟獍之心勃於君上像已輦送京兆府集眾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搜擒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掩笑輦碎林甫搜尋希烈之事則實有之至於徒伴擒獲之語斯又妄也

唐闕史

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字文翰郎中致

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元之又元斯皆清賢雅

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北夢
瑣言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因出城賓從偕至舍人韋吉亦被
召年老無力控馭旣醉馬逸東西馳桑林之中被橫枝
臂挂巾冠露禿而奔突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風
鼻上癰疹而黑臥於道周幕客無不笑者從事令左司
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占一韻而賦之賦項云當
其廳子潛窺衙官共看誼呼於麥隴之裏偃仆於桑林
之畔藍擡鼻孔真同生鐵之椎覩甸骷髏宛是熟銅之

罐餘不記之聞之者無不解頤

玉堂閒話

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
韉驢置鞍於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毆駕
車者爲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
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領韉驢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
喜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五代史補

咸康元年四月朔從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
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
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旣不能弔伐又不爲臣子此

所以憂也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

子洗馬林罕者著十在文以進

文多不錄

衍覽之大笑賜在

珣綵五百段加開封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仲緘

溫江人博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

洗馬落託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

蜀檮机

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爲古人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

員外

罕

亦著前蜀十在行自閭閻明其禍亂之胎示以

君臣之醜雖爲謗訕深鑑是非慮墜斯文輒編於此

文多

錄不帝聞所奏大悅龍顏於是賜顧在珣絹五百疋進加

右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仍令所司編

入史記

鑒誠錄

盧端爲莊宗館記會醫官陳元補太原府醫學博士端
草制云旣懷厚朴之才宜稱從容之職

類說

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於
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爲之偶對常有朝
士奉使回以土物爲贈其意猶望却回知損覺之且貽
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
不將來

五代史補

乾祐中有裴長官爲新鄭縣令時蝗蟲爲災新鄭尤甚
本州有令使令躬行率村農掩撲無令散入別縣居無
何蝗蟲飛散觸處皆是州牧怒下符劾之長官素滑稽
其對狀曰伏以前件蝗蟲背上有翅肚底無糧來時而
不自招呼去日而固難留止聞者皆笑

五代
史補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勳猥蒙頒齋帝
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苕溪漁隱又載南唐時宮中
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媿無功李主曰
此事卿安得有功何前後人之紕繆相合如此

疑
耀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製撰多不具藁常戲作

夏清侯傳甚稱於時

文多不錄

十國春秋

毛勝字公敵晉陵人也仕忠懿王爲功德判官性善詆
諧喜雅謔自以生居水國饜享羣鮮號天饒居士又以
地產魚蝦海錯四方所無因造水族加恩簿假以滄海

龍君之命品敘精奇文章典贍

十國春秋

顧夔善恢諧常於前蜀時見隸武秩者多拳勇之夫戲

造武舉牒以譏之人以爲滑稽云

牒曰大順年侍郎李吒叱下進士及第三

十餘人姜癩子張打胸李噎咀李破肋李吉了樊忽雷
王號馳郝牛矢陳波斯羅蠻子等試亡命山澤賦到處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二

九

不生
草詩
十國春秋

韋莊字端已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

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人稱爲秦婦吟秀才

莊後作家

戒不許垂秦婦吟障字

同馮涓並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

時有縣令擾民者莊爲高祖草牒曰正當凋瘵之秋好

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一時以爲口實

十國春秋

王蜀宋開府

光嗣

僥忝樞衡紊亂時政所爲妖媚下筆

縱橫凡斷國章多爲戲判用三軍爲兒戲將萬機爲詭
隨取笑四方結怨上下以至一身受戮後主遭誅良由

君子退身閭人執政者也判行營將士申請裏糧云纔請冬賜又給行裝漢州咫尺要甚裏糧綿州物賤直到益昌又判內庭求事人云覓事撮巔拗勾當須教了儻若有闕遺禁君直到老又判導江縣申狀封皮上著狀上門府衙勅加開府不是門府典押雙眇令佐單瞽量事書罰勝打十五令佐盤庚典押歲取事了速歸用修解字又判小朝官郭延鈞進識字女子云進來便是宮人狀內猶言女子應見容止可觀遂令始制文字更遣阿母教招恨不太真相似且圖親近官家直向內廷求

事又判神奇軍背軍官健李紹妻阿鄧乞判改嫁淡紅
衫子赤輝輝不抹燕脂不畫眉夫婿背軍緣甚事女人
別嫁欲何爲孤兒攜去君爭忍抵子歸來我不知若有
支持且須守口中爭著兩張匙又判簡州刺史安太尉
申院狀希酒場云係州收權安胡安胡空有髭鬚所見
不遠智解全愚酒場是太后教令問你還有耳孔也無
又判內門捉得御廚雜使衙官偷肉云斤斤肉是官家
物飽祭喉嚨更將出不能爲食斬君頭領送右巡枷見

骨鑒誠
錄

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雜記一

韓皋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
詞頭送次人是時呂渭草勅皋憂恐問曰改何官渭不
敢告皋劫之曰與公一時左降渭急乃告之國史補

梁祖都汴庶事草創貞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
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徼道咸出其間

衛士廐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

青箱雜記

王氏既改元自尊然猶爲僧寺押帖前稱長樂府印以長樂府印四字爲文而其末乃自稱國主其淺陋不經

如此

跋閩王帖

後村題跋

市西北有溝池以爲放生之所池側有佛堂皆沙門法成所造市署前有市令載敏碑蒲州司兵徐彥伯爲其

父也

兩京新記

明慶元年孝敬升儲所立規度

闕

西明之制長廊廣殿

圖畫彫刻道家館舍無以爲比觀內有道士馮黃庭碑

又有道士巴西李榮碑永樂李正己爲其父也

東南隅東明觀

一條 兩京新記

下

張建章四鎮之行軍司馬也曾齋戎命往渤海回及西
崖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置於
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

南部
新書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白
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
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
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
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

夕雷轟薦福碑

冷齋夜話

張伯雨句曲外史集外詩一卷中有魏國趙夫人管君
挽詩落句云千秋鄉中名不沒墓有通兒書老銀自注
歐陽率更子通自書母夫人銘夫人諱老銀

居易錄

法華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唐李邕碑云其峯五連其
溪雙帶蓋謂此也萬齊融碑云雙鳥所以示兆今尙翮
鳴舊經云山有雙鳥雛長則送出之

桂勝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親書其一立於郡
門內紀周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

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時顏之推俱平原太守
至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旣畢屬
幽方起逆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匿
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之士也掘碑使立於
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都門時顏任撫
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故對之愴然曰碑者往
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修立非所望也卽日專使

賈書至平原致謝

封氏聞見記

乙巳歲冬十二月客鍾陵由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

久憊雨水泉將涸風不便行維舟於岸左岸左有小渚
小渚之間垂舟之介揭厲而獲碑爲介者異而告發而
眎之字殘闕存者十七八考其文則故臨川內史顏魯
公之文識者以爲公牧臨川日所沈碑其文亦多載魯
公之德業輒碎敗而已會同濟者謂余曰且魯公沈是
碑也必將德業不稱於後世故沈之今子旣不能文而
補之寫傳之亦不可復沈之於濬流俾後人覩是碑者
抑亦昭魯公之德業也子亦蔽人之善歟不然胡碎之
而已余曰苟魯公德業史傳不載雖全是碑亦不能揚

魯公德業於後世夫如是碎之何傷

沈顏碎碑記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

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尚書故實

王縉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

曰大作家在那邊

唐語林

涪內水石鏡題名大唐大厯十年三月三日此石出時

兵甲息黎庶歸六氣調五種熟刺史兼侍御史王鉉記

又大厯十三年立題名記於石鏡之趾

輿地碑記

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宅號齊景公廟一云

未明大王廟舊有碑今磨滅不存矣唐貞元十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郡陸使君夫人汝南縣君周氏墓誌云祔於嘉興縣東界海鹽縣齊景鄉青墩原西北塋則齊景鄉青墩之名舊矣

開窗括異志

玉石碑卽景德觀三真人碑唐貞元中李吉甫撰碑石

瑩潤號曰玉石碑

輿地碑記

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

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
忿然不平卽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
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
方崇甯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淩水中政和末
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杵之聲不
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拽之深淵遂不可

復出二事相反如此

朱新仲說

夷堅志

余昔年隨侍至定武見總管廳有唐段文昌撰平淮西
碑石甚大不知何因而至此地也

文昌雜錄

遊寶華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時時可
讀蘇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
寺於此其後灞滄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
陸氏嘗有女子爲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

家譜
澧頔

此證誤諱灞者
入蜀記
則宣公之父也

陋室銘不知在何所政和中郡民至龜頭土城上茅棘
中見一頑石其色如鐵面平可坐因刮拭之彷彿有字

題曰陋室銘唐劉禹錫文今其碑在明月樓

輿地
碑目

唐歐陽詹集云九江有祖將軍廟碑顏真卿撰文并書

後州吏有修護之勞狀其末蹟剗磨舊文詹作文以弔之平淮西碑先琢韓退之而刻段文昌宋郡守陳某又琢段文更刻韓文一石遂遭兩厄

徐氏筆精

唐劉蛻取生平所爲文千一百八十紙起塚以封之自作銘曰文乎文乎其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陸龜蒙以平日詩文稿藏之佛像腹中至宋咸淳中里人醉仆其像腹稿始傳古人藏文各枊獨見不相師襲劉蛻文塚在今蜀梓州南二里兜率寺庭前古栢數百枝皆虬枝龍幹至今尙存

徐氏筆精

甫里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故宅之所後有祠堂貌像蓋
當時物咸湮間有盛氏醉遊寺中因仆其像於水中則
滿腹皆其平生詩文親藁也寺僧訟於郡時郡守倪普
深怒之遂徙坐而更塑其像雖足少雪天隨之辱而無
復昔時之腹稿矣

吳中舊事

陸魯望宅在臨頓橋皮日休云不出郭郭曠若郊野魯
望幽居賦云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又云地
接虎邱門臨鶴市又有別墅在甫里魯望躬耕於此有
池數十頃有屋三十楹有田幾四百畝其後爲白蓮寺

建祠堂塑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皆

生平詩文親稿

姑蘇志

唐黃頗文宣王廟記頗宜州人爲文與盧肇相上下所

著者千餘篇獨郡庠文宣王廟記存

輿地碑目

予嘗行瀧外百家鎮溫湯卽哥舒別業也寺有小碣石

色藍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孫梁記著

畫境錄

龜山西南十餘里有漏澤澤有五穴春夏積水秋冬漏

竭將漏之時先有聲居人扈穴取魚隨種麥比水至麥

已收矣費縣解有唐大中間校書郎李潛漏澤賦并序

石刻

齊乘

孟亭記咸通四年皮日休撰云先生襄陽人也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於郢之亭元是亭之名取先生之名後易之以先生之姓云又汪陵寄居李耆壽嘉定庚午於鄧州白雪樓之倉側得斷石一塊上有六十五字乃唐率更體文理斷續不可讀其間有孟先生三字終於波動岳陽城五字則知其爲孟亭記今石尙存

輿地碑目

唐張禕題擊甌樓唐中和四年尙書右丞相戶部張禕

記賦在樓下

輿地碑目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卒造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將圖不朽積縑帛萬匹請於章相貫之舉手曰甯餓死不苟爲此也

唐國

補史

唐人極重潤筆韓昌黎以諛墓輦人金帛無算白樂天與元微之歡好視兄弟無間及銘元墓猶酬以臧獲輿馬綾帛銀案玉帶價直六七萬則皇甫湜責裴晉公福先寺碑多至九千縑不爲過矣宋太宗時凡勅製文字皆欽定潤筆之數又移檄督之蓋仍唐之習也

六硯齋二筆

君廓入朝元道

李元道

寓書房元齡元齡本甥也君廓發

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坐是流鶴州

新唐書褚亮傳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債以資日給其文頗勤勤

敘之而不記姓名

撫言

著乾牒子一卷序云不爵不觥非魚非炙能說諸心庶

乎乾牒之義等並傳於世

溫庭筠

唐才子傳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

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日也有兩

句好

西人皆作吼音

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

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

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道山清話

唐閻際美鋪試蜡日祈天宗賦謨書衛賜作衛駟榜出

登第往參座主曰諸君試曰天寒急景寫札或不如法

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各買好紙重來請印

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舊時直省小試解卷送禮部

例須別謄淨本亦是唐人遺意

池北偶談

碣乃密致書於管榷官李滔有順天將期一統其如之
何以愚計之針豈為稍耶之句有竊其書送昌昌集召

議之吳越備史

徐寅常被病求藥物於延彬延彬答書善自調護亦可

自開豁三皇五帝不死何歸蓋舉寅人生幾何賦語以

戲之也賦云七十戰爭如虎豹竟到烏江三千賓客若
鴛鴻難尋珠履又云南陵公子綠鬢改而華髮

生北里豪家昨日歌而今日哭又云常聞簫 十國春
史王喬長生孰是任是三皇五帝不死何歸

秋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

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
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朝野

僉載

李常侍續分陝之日岳牧李員外膺羣玉校書者卽岳
牧從孫也昔來覲謁曾預宴席李公曰吾徵士也識古
知今視汝儕流只如粟粒羣玉兢惶幾不脫於櫝辱其
高概如此有天下名稱羣玉後過岳陽題詩云云岳陽
於奉釋之心日無倦色嘗撰清遠寺碑文甚得大理若
僧有故投網羅者並不恕嘗斷僧結黨屠牛捕魚事由

云違西天之禁戒犯中國之條章不思流水之心輒舉
庖丁之刃旣集徒侶須付極刑各決三十用示伽藍襄
州李八座翽斷僧相打云夫說法則不會敷座而望相
打則偏袒右肩而來向佛前而作偈言各笞小杖十五
以勵三千大千又斷僧通狀云七歲童子二十受戒君
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稱貧道有錢放債量決十下牒出
東界婺州陸郎中長源判僧常滿智真等飲酒烹宰雞
鵝等事云且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著無價之衣
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淨名入

諸淫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乃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
處死又斷金華觀道士盛若虛云本是樵童收豎偶然
戴幘依師不遊元牝之門莫鑒丹田之義早聞僭犯苟
乃包容作孽旣多爲弊斯久常住錢穀惟貯私家三蓋
香燈不修數夕至於婢僕遍結親情良賤不分兒女盈
室行齊犬馬義悖清廉恣伊非類之徒負我無爲之教
貸其死狀尙任生全量決二十便勒出院別召精潔主
守務在焚修浙西韓相公混斷法師雲晏等五人聚集
賭錢因有喧爭云正法何曾執具空門不積餘財白日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三

士

既能賭博通宵必醉樽罍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常

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

雲谿友議

浙東孟簡尚書六衙按覆囚徒其間一人自云魯人獻

詩啟云偶尋長街柳陰吟詠忽被虞候拘縲數日責以

罪名敢露血誠伏請申雪孟公立以賓客待之批其狀

曰薛陟不知典教豈辨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

畏憚輒恣威權翻成刺許之賓何異吠堯之犬然以久

施公效尙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

雲谿友議

彭州僧號曰醋頭長髭垂髮以功德燈像納爲三衣狀

若佯狂妖言惑衆蜀之聾俗莫不皈依明德中故田特

進

敬全

典九隴日辟賈侍御

鶚

倅職彭門乃權郡事賈

本青社人也爲理公清僻憎佞媚郡縣僚屬視若冰霜
是時醜頭不敢入境後郡人思其瞻禮詣賈判狀請歸
賈亦多才判其狀曰出家長頭未除煩惱爲衣挂像豈
敬慈尊向禪室以邪淫發妖言而惑衆妄裁厯數上侮
朝廷謾述災殃下迷聾俗況今有漏未證无生將修功
德以爲名積聚私財而作賈但以正人惜事君子含宏
未議翦除致茲猖熾所嗟鄙俚競信妖稱列狀詣衙欲

希迎請須行嚴令以絕風情付司散帖所由如入界把
捉申送候到決脊奏聞醋頭知之便越隣境而去矣

鑒誠

錄

魏嚴唐魏鄭公裔孫也曾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末予
過其門見嚴年可六十許謂言成理出鄭公畫像乃近
年筆多爲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詔誥無一存者乃曰爲
官員持去盡矣惟有周特登城縣帖判狀輩數種有免
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勳賢名傳青史旣是簪纓之
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今之縣敢爾乎

畫塲錄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
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
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
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
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

文自稱蓮峯居士李煜

墨莊漫錄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三終